

## 第一次相亲

□申学利

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,男孩子过了十八到二十岁之前,一般都需要定亲。尤其上完初、高中没有考上大学的,父母隔三差五央媒人说媒相亲。

那年我高中毕业,考上了一个偏远的三类大学。我放弃了报到,想外出打工。打工同样可以发家致富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正在我踌躇满志要和几个朋友远走高飞之时,父亲的一句话,阻断了我的行程。父亲说,天涯海角我不拦你,但你临走前必须把婚给我定下来。“天呀,定亲!我才知道定什么亲呢?更何况这又不是说办就办到的事!我们的车票都买好了!”我极力劝阻父亲收回成命。

也许有人会说,男大当婚女大当嫁,订婚又不是定终身,没啥大不了的。这是做父母的良好心愿,可不能辜负了;再说你刚毕业就要离家而去,父母真是舍不得。

其实,青春年少、情窦初开的我,高中期间已经谈情说爱了。我的决计外出打工的念头也是受她的影响,而且她也在我们远行的朋友圈之内。

这场同学之恋,结果不明,我

不便跟父母明说,只是敷衍他们等我闯出点名堂再谈这事。父母不依不饶,发动所有亲戚朋友轮番劝解我,最后我们达成妥协,父母不再坚持订婚,我也答应见一见。

相亲那天,我一心抱着不成的心态,无心打扮。母亲特意拿来姐夫的小西服让我穿上,直夸我一表人才,人家姑娘见了肯定喜欢。我暗地里的心思正好与父母媒人的心态背道而驰,他们要相成,我却非要相不成,破坏掉这强扭的姻缘,因为我心中已早有个她。

见面的地点选在镇上一个叫缘中缘的饭店里,媒人叫我坐在事先预订好的靠窗的一个座位上,点上两杯茶等着。媒人离开的时候,拍拍我的肩说,主动点!媒人走后,我如坐针毡,不是怕见面,而是我根本不想见这个面。

一不做二不休,不管来什么样的女的,干脆把她吓跑算了。于是馊主意出来了,我把西服领竖起来,把梳理顺滑的头发鼓捣乱;我又把偷偷藏在衣兜里的一副墨镜戴在鼻梁上。我这副模样,不知底

的肯定吓一跳,简直小混混一个。

我刚收拾停当,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孩儿一屁股坐在我的对面,跷起二郎腿,端起桌上的茶水就喝,而且扭头把喝进嘴里的茶末吐在地板上。真是遇见“茬”了,还有和我一个德行的。

可我定睛一看,大吃一惊!此人非别,正是我的初恋女同学小徐。“徐,原来是你呀?”我赶紧把墨镜摘下来,把头发抹平,衣领放下。小徐这才认出是我,“原来是你!演戏呢?”我反唇相讥,“你不也是吗?”

一问方知,小徐的境况和我如出一辙,这次她也是被逼着出来相亲的,而且我们的想法做法也一样。唯有一点谁也没有想到,她没想到要见的是我,我也没想到要见的是她,否则我俩又何必如此一番折腾呢。歪打正着,人算不如天算,姻缘天成。正是父母媒人让我们潜伏的爱浮出水面,名正言顺。

我们手牵手走出饭店,在媒人面前深鞠一躬,“谢谢!”

媒人一脸愕然——这是什么速度?

## 第一次看电视

□李本秀

我虽然生长在泰安城里,但直到1978年的秋天,才第一次看上了电视。

记得当时局里买了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,全机关和整个家属院的人为了晚上看电视,甚至开启了谁做饭做得早、吃饭吃得快的比拼。

我因接孩子,晚去了一会儿,只见整个会议室里地上、连椅上都站满、坐满了人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,见办公室的韩主任插上电视电源,摁下开关,转了几次旋钮,突然屏幕亮起一片白光,方匣子里立时出现了人影,会说话还会动。一下子满屋子里的大人、小孩都兴奋地叫了起来,伸着头往前凑,边凑还边议论:“真神了,还真看到跟咱一模一样的人了。”

“哎呀,别挤了,让我看看。”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,忍不住伸手拍打方匣子的外壳。韩主任着急地阻止:“可别乱动,可别乱动……”手忙脚乱之中“刺”的一声轻响,人影不见了,出来许多雪花点。

韩主任埋怨:“叫你别乱动,你偏乱动,看不见了吧。”随即吩咐办事员小刘:“你快去院里摇晃那根大竹竿,上面绑着室外天线哩。”

小刘小跑着去了院里,我们在屋里急得直出汗。一会儿,听到小刘问:“清楚了吧?”韩主任喊:“再往西转转……”渐渐地电视里打篮球的人回来了,大家这才安静地看起篮球赛。

当天晚上,看电视的人真多,光连椅就踩坏了五六把。如今我们几个当时第一次一起看电视的老同志,拉起那次看电视,还不住地咯咯笑。

## 第一次见到 柏油马路

□魏朝凯

在十岁之前的印象中,除了生产队里的那辆难得享用一次的破地排车之外,全家人出行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两条腿了,不论进城还是走亲戚,一律都是步行。偶然遇到生产队长大发慈悲,才能坐着队里拉农资的大牛车进趟城,但这样的“最高”待遇,我仅有幸享受过一次,还是母亲花了一毛八分钱买了两盒“普滕”牌香烟换来的。

盛夏的阳光下,大车上套的是一头高大的老黄牛,精神头十足,走路特别快。从乡间小路并入进城大道的时候,有一个高高的斜坡,车把式大叔习惯性地打了一下响鞭,老黄牛便应声冲了上去。这时,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,老黄牛用力过猛,拉断了套绳,脱离了车辕,连踢带蹦,车子前杆一度失去控制,幸亏大叔反应及时,用双臂用力地抱住了大车杆,才没有发生意外,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趁大人们忙着整理车套的时候,初识柏油马路的我,一下子就来了兴致,低头看看脚下,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路面,有些软但不粘手,再往远处看看,简直不可思议,世上竟然会有这么高级的道路,黑黑的、硬硬的、平平的,宽大悠长的公路上面似乎没有一丝尘埃,特干净。想着想着就不由自主地坐了上去,热辣辣的烫但很舒服,直到有人喊着上车继续赶路的时候,才舍得起身。

不承想,柏油马路上被太阳烤软的沥青粘住了我唯一的一条新裤子,费力地站起身之后才发现,屁股后面已经粘满了沥青,情急之下忙着用手指去抠,不但抠不下来还粘手,我一下子就急哭了,几个大人却哈哈地大声笑了起来,当时,我特别讨厌他们的幸灾乐祸,一路上都不愿意搭理他们……

时光穿梭四十载,第一次见到柏油马路的经历犹在眼前,刻骨铭心!

## 第一次

投稿邮箱:  
qwbzxz@163.com



## 第一次打靶

□有令峻

第一次打靶,也是第一次打枪。这是49年前的事了。我们是1968年3月入伍的,入伍不几天,每人就分到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。也就是如今三军仪仗队配备的那种步枪。这种枪比较长,还带着一柄小宝剑似的可以拆下来的刺刀。很漂亮。

发了枪,先学拆卸安装,记住每个零件的名称,每隔两天还要擦枪。然后,就是练习射击了。射击的动作是卧姿。即俯卧在地,身子要向左斜一下,不能太正了,用两个胳膊肘子支撑着身子和枪。就这样,我们上午和下午学修坦克,早、中、晚练习瞄准。班长和老兵反复重点讲:枪托顶紧肩窝,三点(即标尺、准星、靶心)成一线,击发时要屏住呼吸,别喘气,用拇指食指的合力(握力)击发。不能用食指猛地一勾。听明白了吗?

练了一个多月之后,这天连队组织去营房外边的一条山沟里打

靶。去之前,一个兵给另一个兵开玩笑,抢着手臂划圈(报靶的手式),即打的是鸭蛋,说祝你打个这个!气得这个兵上去就要打那个兵。

来到靶场,连长先领着我们背诵毛主席语录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!”然后作了个简短的动员:同志们!靶场就是战场!这些靶子,就是帝修反!大家要严肃认真,一定要把这次打靶打好!同志们有信心没有?“有!”大家一起大声应道。

虽说平时练了多次了,但真轮到打实弹了,心里还是挺紧张的。每个战士准备上去打时,班长都皱着眉,瞪着眼在一边提醒:一定不要急,不要慌,一定按要领打。

靶子的距离是200米。枪声在山沟里声声回响。

轮到我了。文书发给3发亮晶晶的子弹。我使劲抑制住心脏咚咚的狂跳,咬紧牙,瞪大眼,在心中默

念着“三点一线,屏住呼吸,别喘气,拇指和食指合力”。随着排长的口令:“出列!”“卧倒!”“卧姿装子弹!”“准备射击!”接着一声哨响。第一枪打出去了,心中又惊喜又忐忑,也不知打了多少环。但根本来不及考虑,紧接着再迅速瞄准,打第二枪、第三枪。这时排长吹哨验靶。对面报我打的靶是一个9环,一个8环,一个10环。这肯定是个优秀了。班长在一边仍皱着眉瞪着眼,说行,还行!这时,我那颗紧绷着的心才放松了下来。只是觉得打得还应更好一些。人家神枪手枪枪都能打10环呢。

当战友们背着枪、扛着遍布弹孔的靶子排着队唱着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”《打靶归来》的歌往回走时,个个都很兴奋。这是我们当了兵第一次打靶,也就是说,只有扛起了枪,打了枪,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战士。

## 第一次发工资

□凯文

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乡镇,定级工资是201元。

这对于穷学生出身的我来说已经很高了。在校期间,一个月不足100元,那就是我全部的生活费用。如今,一下子一个月201元,还真是说不出有多高兴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!

“我工作了27年,一个月才发270余元,你一个大学生刚毕业,什么事还没有干,一下子就发201元,真让人羡慕。”我的那个老领导似乎心里有点不平衡。

“是啊,我才刚刚上班,也不知道为什么发这么多,要不我抽空找人问问?”我觉得好奇。

“你傻啊,你是个大学生,在部队里相当于上尉级别,工资能够低到哪里去?虽工作年限短,可是级别高啊!”同事老王好像很明白事理。老王的哥哥在镇里工作,他知道的事多。

“对啊,不像我和老王,是个临时工,工作七八年了,工资少得可怜,与你比,简直一个天一个地了。”同事老张怨天尤人,说的话油腔滑调,嗓门调得老高。

我听着他们这个一言那个一语,心里高兴的劲一下子全没了,原来,工资的高低还有这样的事在里面。

发工资时,我仔细数着,一张一张地数,数来数去一共就3张,两张一百元的,一张一元的,我一下数了四遍,生怕数错了。每数一张百元钞,总要拿起来晃晃、对着阳光瞅瞅、用手摸摸,为什么呢?你一定知道,工资来之不易,假了可就麻烦了!

晚上,躺在床上,反复想着同事们的话,觉得自己够幸福。这201元虽少,可在那时够多。睡梦中,梦见了年迈的父母包粽子卖粽子的情景,梦见了我求学回到家时父亲在村口拿起小板凳转身回家的背影……醒来时,发现我眼角的泪还在流着,湿了枕头,冒着热气,热乎着呢!

趁星期天回家,我从口袋里掏出201元,给了母亲。

“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,给你们贴补家用吧。”

“你都给了我们,你上班花什么呢?你刚参加工作,事多,家里没那么多事,你攒着。”

“要不一个月给你们一百元,剩下的我用,好吧?”

就这样,201元一分为二。以后的日子里,结婚之前,201元都是这样分配的。我留下的101元,除了吃饭,还要应付人情世事,虽然,那时随个份子才二三十元,但架不住事多,一个月下来剩不了几块钱。

从分配到结婚,不到十一个月。考虑到家庭困难,排场结婚是讲不起的,来个悄悄的旅行还是不错的。我和母亲谈到结婚的事情。母亲感到很惭愧,颤巍巍站起来,打开箱子,从箱子的底部拿出一个小布包,小心翼翼地打开,是用橡皮筋缠着的一小卷人民币。

“孩子,家里底子差,娘这些年又没有攒下多少钱,这些还是你每月给我的一百元,我没有舍得花,一直给你攒着,你拿去结婚用吧!”

我的泪止不住淌了下来。

“娘啊,这些钱我不要。”

“那怎么行,娘虽然穷,但儿子结婚不能不出费用。”

娘一再坚持,我只好从中抽出四张,算是旅途费用,也算是娘给我的结婚礼物。